

●据国际货币基金会在香港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世界经济目前已进入了近十年来最强劲的增长时期。今明两年的世界经济将分别增长 4.2% 和 4.3%，超过前年的 3.7%和去年 4.1%。其中亚洲受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影响将从过去两年的 8%以上下降到今年的 7.6%和明年的 7.4%；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 9%以上，而通货膨胀率今年仅为 4.5%。

●比利时政府将修改法律，从今年十二月一日起，外国驾车者在其境内违反交通规则时将面对与比利时人同等的处罚。

●意大利按原计划已从十月二十六日起进入申根空间，但奥地利和希腊退迟到十二月一日起进入申根空间。申根空间内的国家之间没有边界限制，以前已有七国参加（德、法、荷、比、卢、西、葡）。

●据德国一家啤酒贸易协会提供的统计和调查报告报道，中国去年的啤酒产量比前年增长 5.5%，达 163 亿升，居世界第二位。目前雄居世界产啤榜首的是美国（235 亿升），世界老牌啤酒大国德国名列世界第三（114 亿升），但仍然稳坐欧洲啤酒产量头把交椅，而比利时落在英国、西班牙和荷兰之后。

●联合国费用如何分摊：联合国的费用采取两年预算制。1994 年至 1995 年为 25.8 亿美元；1996 年至 1997 年预计为 25.1 亿美元。联合国共有成员国 185 个，根据各成员国的贫富程度等因素，每年各国分别派到一定比例的费用（分摊份额每三年调整一次）。美国所占比例最高（25%），1996 年至 1997 年度应当缴纳会费 6.275 亿美元；日本次之（15.44%），应缴 3.875 亿美元；德国第三（9.05%），应邀 2.265 亿美元；中国目前居第 19 位，应缴 1832 万美元。包括越南、蒙古在内的一些不发达国家，每年共缴 25 万美元（0.1%）。

中国留比学生欢渡国庆节

=====

• 赵克勇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8 周年之际，比利时各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行座谈会、电影晚会和联欢会，以各种形式欢渡国庆，庆祝党的十五大的召开。驻比使馆教育处的老师们带着《神州学人》、《中国科学报海外版》、《中国科学院 97 年度“百人计划”招聘指南》、《辽宁省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向国外华人留学人员提出的 20 项技术难题》、录相带、卡拉 OK 音响设备、电影机来到各个学联点，与同学们欢聚一堂，共渡中秋佳节和庆祝这具有特殊意义的国庆节。同学们欢声笑语，边吃边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畅谈对世纪之交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的心得体会，大家对祖国的前途和未来充满信心。许多留学生表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人才，要努力学习，尽快学成回国服务。

每到一学联点，教育处老师们都与留学生及其家属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子女的教育问题，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需要教育处帮助解决。白参赞对同学们说，1997 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香港回归祖国和党的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是本世纪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意义相当重要，它的影响将延伸到下个世纪，甚至对 21 世纪世界格局都将起到重大作用。他殷切希望留学生们很好学习和领会江泽民同志报告的精神，关心祖国的建设大业，学好本领报效祖国，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科技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建功立业。白参赞说，留比学生在回国服务方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例如近年中央主要领导曾几次听关于法律、经济等方面的讲座，其中两次就是由比利时回国的留学人员讲的；不少留比人员回国后在科研单位、大学担任重要职务，成为科研骨干力量或学术带头人，可以说已成了一种小小的气候。仍在比利时大学学习的留学生也时时不忘为祖国的建设尽己所能，添砖加瓦，利用外国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力量解决我国的攻关课题，为校际交流与合作牵线搭桥。还有的留学人员积极向国内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这样的例子以前也不少，今后会越来越多。

白参赞强调说，下个世纪将是人才素质的竞争，正确的方针政策和一支有良好素质的科技队伍是经济腾飞的关键。国家历来重视人才的培养，投入大量资金派遣留学生，这是长远国策，希望同学们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和期望，珍惜在国外的时间，刻苦学习，严格自律，成为一名跨世纪的合格的栋梁之才。

教育处的老师为同学们放映了《鸦片战争》、《大撒把》等影片，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一九九七年中国与比利时教育交流团组介绍

=====

· 巩 万 ·

一、 2月26日至28日以国家教委外事司副司长曹国兴为首的中国教育代表团应邀访问了比利时，并与弗拉芒区教育部签订了中比（弗）政府交换奖学金生的协议。

二、 3月23日至29日中国中学生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了在比利时 EUPEN 举行的世界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夺得了男女团体项目的全部四枚金牌和所有单项的金、银、铜牌。

三、 5月1日至7日中国中学生游泳代表团参加了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的世界中学生游泳锦标赛，中国队夺得了六枚金牌、四枚银牌和二枚铜牌。

四、 4月上海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访问了比利时和欧盟。

五、 4月3日至12日应国家教委邀请，列日大学校长 BODSON 率该校代表团赴我国进行了工作访问。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受到了国家教委玮钰副主任的接见，并与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签订了框架合作协议。

六、 5月9日至18日以国家教委社会办学办公室主任王志强为首的中国职业教育专家组两人考察了比利时弗拉芒区各类职业学校，并与弗拉芒区教育部负责官员探讨了在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可能性。

七、 5月沈阳市教育代表团来比访问考察比利时教育。

八、 9月21日至29日比利时弗拉芒区教育部秘书长 MONARD 应国家教委的邀请率教育部公务员代表团访华，国家教委玮钰副主任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代表团还在北京、上海和四川等地参观考察了各类学校。

九、 10月2日至4日以省长助理许云昭为团长的湖南教育代表团访问比利时。该代表团是应埃诺省政府邀请来访的。团员有湘潭大学校长潘占良教授、湖南农业大学校长官春云教授、湖南省教委副主任李洪基和省教委国际交流处处长符华兴等。

十、 10月12日至15日北京大学陈佳洱校长应列日大学的邀请率北京大学代表团访问比利时。访问期间，代表团分别与列日大学和鲁汶大学（荷）探讨了校际交流合作的领域。

~~~~~

【时空纵横】

比利时佛拉芒技术研究所  
(Flemisch 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research)

· 陈 红 ·

提起位于比利时北部小城摩尔郊区的国家核能研究中心 — SCK，大概无人不知。但在该中心大院儿内，另外还有一个佛拉芒技术研究所 — VITO (Vlaamse Instelling voor Technologisch Onderzoek)，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VITO 是在比利时佛拉芒政府资助下于 1992 年从 SCK 独立出来的。其研究活动完全脱离核能，属半私营式的技术研究所。VITO 是目前比利时佛拉芒区最大的多学科研究中心。拥有 400 多名职工，分有能源，环境，材料三大部门及多个专家组。VITO 通过参与国内，国际，大学及工业界的研究项目，使自身的知名度逐步提高。

VITO 独立后，虽然两所间形成了两套机构，但所在的工作环境没有变，我们仍共用这块土地，共用一个图书馆。当然也有不同，最明显的是 SCK 仍能保持其国际性，而 VITO 从黑黄相间的所徽，到清一色的佛拉芒职工（除极个别外），处处体现其纯佛拉芒特色。过去我们部门有不少瓦隆人，在 VITO 独立前纷纷调往将属于 SCK 的部门工作。对比起来，SCK 接受外国人的程度比 VITO 要大。比如，博士生及博士后在 SCK 工作可用英语，而 VITO 的职工必须用荷语。在 SCK 每年有很多各国来的实习生，进修生，这样就接受了不少外国人。而在 VITO，不招实习生，加上对语言的限制，实际上是拒外国人于门外。不过政策归政策，在我们共用的这个大院儿内，无论是佛拉芒人，瓦隆人，还是外国人，大家都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

欢迎对 VITO 感兴趣的朋友们参观其在网上的主页：<http://www.vito.be>。

~~~~~

【生活之页】

这是比利时法律
=====

• 毕国瑛 •

在比利时，常常听到我的朋友们半开玩笑地说：“这是比利时法律！”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与一对比利时青年合租一幢房子。底楼是很大的起居室，我们的卧房在二楼，他们的在三楼。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我独自坐在炉火旺旺的起居室窗前的写字桌前写日记，不一会儿威廉和蒂昂匆匆下班回来了。他俩急急地走到地下室拿出了扫雪用的工具。

“干什么拿那些？”我吃惊地问。

“扫雪。”威廉已经开门冲出去了。

“为什么现在就忙着扫？”

“这是比利时法律规定的。”蒂昂一本正经地向我解释，“临街的住户必须在下雪的日子为行人扫出一条小道，并洒上盐，不让行人滑倒。”

“是这样，那我也来扫！”我放下手中的笔披上外衣就冲出门外。蒂昂还在后面神色严肃地说：“真的，如果有人在你的门前滑倒，你得付他的医药费。”这么严重？我卖力地在街上扫雪。想想在国内，扫雪都是学习“雷锋叔叔”的，我边笑边向他们说我们的“雷锋叔叔”。我越扫越得意，越扫越远。威廉和蒂昂已经停在一边笑我了，最后他们忍不住大叫起来：“喂，瑛小姐，我们自家门口的雪早扫完了，那边的不管你的事，快

回家！”我真的很想扫出一条长长的美丽的小路来，想想大约比利时的法律规定不能随便扫人家的雪，就只好乖乖地跟着他们回家。

后来有一个不是周末的晚上，我们有朋友来聚会。起居室里点上蜡烛，喝葡萄酒，听音乐唱歌。细高个的威廉兴致勃勃地放一张又一张我们喜欢的唱片，我们坐在地毯上，个个都有点神经兮兮地兴奋起来，扯开嗓门和着音乐放声歌唱，谁都忘记了时间。突然有个声音在敲我们的大门，很礼貌但很急促——会有谁来？威廉迈开他的细长腿走出去了。只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扫兴地说了一声：“邻居！”

“该死的比利时法律！”沙发上的巴特瓮声瓮气地骂了一声。

大家这才清醒过来，一看表已快一点了。“比利时法律规定是十点以后声音不能太大影响邻居。”蒂昂向满是疑惑的我解释。

“不是周末就更不行啦！”威廉冷冷地加上一句。聚会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结束了。

还有一个晚上，伟有公务在其他城市，不能回来。我一个人在卧室睡觉，大约有一点点怕，但还是睡着了。但后来不知怎么在梦里大喊起来，半睡半醒中只感到心悸，还在惊慌地呻吟。突然我听到蒂昂在我的卧室门口轻柔地唤我的名字，再后来我听到她旋开了我的卧室门轻轻走到我的身边，她温柔地抱着我，不住地亲吻我的脸颊，仍然轻唤着我的名字……

第二天早餐时我不好意思地感谢蒂昂。“其实我很少很少这样的。”我说。“没关系，这是比利时法律。”蒂昂笑着说。

“什么？”我又惊讶起来。

“真的，当邻人有困难有危险的时候，你应该也必须去帮助！”

后来我们搬家时，我把搬空的房间拼命地打扫，来帮忙的中国朋友不解地问：“你干嘛那么拼命打扫已经不住的房间？”

“这是比利时法律！”我大声朝他们说。威廉他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输入：王绍金）

~~~~~

## 【文学园地】

晓 莉  
===

• 邵宇晨 •

晓莉终于要结婚了！

竟然连一封喜帖也没有。我是从电话里知道的消息。

当然罗，她女方这一边是没有什么应酬的。两个月前只身来到德国科隆，把千千万万的事都留在了上海西北角那拥挤不堪的家，在欧洲她只我这一个住在比利时的朋友。以前在我们眼里，离上海几十公里的苏州已经

算是乡下了。现在因为有了私家车，去科隆开车要 2 个多小时，她竟口口声声称“近邻”，想是非常孤独的。

婚期定在一个很普通的周末。我是必定要去的，这将是来宾中唯一的中国人，也代表了“娘家人”。想起来，她为了让我当她的证婚人真是费尽周折，甚至使用了眼泪。我使劲地打扮自己直到丈夫诧异：“你是去参加她婚礼呢还是赶去当新娘呀。”

怎么会跟她这个比我小好几岁的女孩子交上朋友的，现在想起来都还莫名其妙。都是朋友的朋友，一起打网球时认识的。那时她正在读本科英语专业，学习成绩很出色。连老师都不明白，她这个属于滥交朋友的女孩子怎么会说得一口好英语？聪明呗。

相识 7 年，数不清多少次她在我家吃饭，甚至过夜。我却从没去过她家。想必是很叫人尴尬的地方。总是感叹，这个俗气的女孩子实在可惜了空有那聪颖的天资和天生一副柔柔的好脾气。想帮帮她，让她日子过得好一点。就这样开始了交往。她总是甜甜地叫我“姐姐”，让人不得不有种责任感，这就成了朋友了。于是带着她逛“友谊商店”，去“希尔顿”吃西餐，出入高档歌舞厅，把她介绍给高干子弟的朋友们。这样次数多了，偶尔没带她，朋友们会问：“哎，你的‘拖油瓶’呢？今儿怎么没带？”

有次约好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新锦江”的旋转厅喝咖啡。跟晓莉约在静安寺碰头。她大老远地跑来却挺守时。我一下单位的专车她就迎上前来。她头上扎一粉色的蝴蝶结，上着打着许多同色玫瑰花的粉红连衣裙，脚踏一双灰扑扑的白皮鞋，鞋跟有点磨损了，露出了铁钉，走起来嘀嗒嘀嗒地敲响着地面。原本挺俏丽的细小眼睛画了重重的眼线，脸上擦得粉嘟嘟地白，唇是鲜红的，花团簇簇地打扮得象个新娘子。着上班族套装的我站在着粉红纱裙的她的边上，感觉有点滑稽。好在马路上没有镜子，只是行人频频地回头让我有点恼火。刚要说什么，那声清甜的“姐姐”使我把话全咽了回去。

突然间大家开始忙起自己的事，见面少了许多，但经常通电话。晓莉的生活却变得翻天覆地起来。

高干子弟的男朋友真的轰轰烈烈地和她恋上了，其阵势颇为悲壮。男朋友的高干父母根本瞧不起她。甚至于当庭当众地说出这样的话：“跳龙门还得要点真本事呢……”男朋友的姐姐原本是我的至交，却也为此事和我翻了脸，怪我这个扯红线的人把事情搅成一团乱麻。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

心底里我是颇为同情晓莉的。这一届大学毕业生正赶上“六·四”风波。那次大学生毕业分配是糟得一塌糊涂。晓莉这个高材生被分配到一家首饰厂。先不提专业的牛头不对马嘴，从地图上看，厂址离晓莉的家正好是市区的一个对角线，要转换三趟车，上班路程 2 个多小时。这种情况下，人是很容易堕入情网的。爱情是逃避现实的伊甸园。

后来我出国了，之间的联系就更少了，最多写写信罢了。

晓莉最后还是跟高干子弟男朋友吹了。结局却和我想象的大相径庭。男朋友都向她求婚了，她却拒绝了。她说她要出国。那时她已辞了职，为外商做代理，搞进出口业务，收入颇丰。我高兴的是她的专业派上了用场。但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却突然病逝了。

“上海”已失去了它的本意，它只是晓莉的伤心之地。父亲的早逝对她的刺激很大。老实地信了一辈子基督的父亲，生前是如此疼爱他的小女儿。为了在家待岗的母亲，晓莉不得不一次次地往父亲工作过的厂家跑，去追讨医疗费和抚恤金。工厂不景气，连工资都发不出，哪还管得了这些。晓莉磨破了嘴皮子耍尽了无赖，最后也只得到应有的 70 %。“我觉得好丢脸呀，连妓女都不如……。我要离开这里，逃得远远地，让所有的人忘掉我，我要忘掉所有的痛苦！……”

我一直认为，晓莉从认识鲍尔直至和这德国佬订婚，与她父亲的去世有着很深的因缘。鲍尔是个 50 多岁的单身汉，住在德国科隆。公司有些在中国的业务，他作为普通技工，跟随着出口到中国的机器，在上海呆了

几年。问起他俩相识的过程，晓莉总是吞吞吐吐的。我也猜到了几分，八成是在鲍尔所住的宾馆门口搭上的。这也不足为奇。前一段时期刮出国风，传说一个女孩子就是这样在“希尔顿”搭上个“担保人”。一到美国，马上就把她的男朋友弄了出来，跟“担保人”拜拜了。那男朋友正巧我认识，是我们大学里的校学生会主席。

晓莉从德国科隆给我打电话：“我也没想到会嫁给一个年龄比我大一倍的人。”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了她的父亲。她跟鲍尔认识的时候正是她父亲去世不久。

我试图去挖掘鲍尔爱上晓莉的原因，却更糊涂了。这个健康、长相、才能均一般的德国人为何单身 50 多年突然堕入亚洲年轻姑娘的情网？爱吃中国菜？他说他只是喜欢而已，并没到 crazy 的程度。喜欢中国的山山水水？回答是 No！他说他压根儿不想再去中国，玩够了，中国人是很热情，但人际关系太复杂了。刨根问底，查出他爷爷曾是东德人。

晓莉和鲍尔要结婚了，就在今天。我打扮好自己和先生早早地出了门。正月里的寒风刺刺地直吹进骨子里。抖瑟瑟地钻进车子，搓着双手想：冬天真不是结婚的日子。还算争气，今儿是个大晴天。比利时有句关于结婚日的俗语：好天气，好男人；坏天气，坏女人。他们的新房座落在科隆近郊的一个花园小区，一栋栋别墅错落有致，但还是属于公寓，一栋楼里住着四户人家。但清爽幽雅，比起上海的弄堂房子和新村，不知道有多体面呢。

我们的到来，使晓莉欢喜万分。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起来。显然她非常紧张。鲍尔也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皱着眉头叹气，象只不安的公鸡。50 多岁了，还第一次当新郎官。他居然有点恨起自己来，拍着脑袋叫：“我一定是发疯了。”老公说得一口好德语，让他去照顾鲍尔了。

我呈上礼物，一匹仿古真丝料子。晓莉马上就责怪起来：“哎呀呀，送东西作啥啦？你来就是最好最大的礼物了。你是我唯一的宾客呀，姐姐！”不知道是兴奋的原因还是擦的胭脂，她脸上泛着红，终于透出些喜气来。一身粉红的套装勾勒出她的曲线，粉色的高跟鞋擦的油汪汪地泛着白光。脸上依旧涂得粉嘟嘟地白。可能粉着得太厚，都破坏了皮肤原有的细腻。眼线是纹上去的，泛着青色。我不由自主地眨了眨眼皮，眼睛好象有点不舒服。

她有点抱歉和无奈地指着自己的套装：“又不是新的，我父母以前都见过我穿过的。在德国衣服都那么贵，一时也没买到合适的。冲这个我都不拍照。”一时间眼泪汪汪起来。我赶快打岔：“唷，瞧你衣柜里，那么多漂亮衣服。”她马上又兴奋起来：“你看，这内衣，这真丝裙子，羊毛衫，……都是我从国内带出来的。”一转身从床底下拉出个塑料袋：“给你的，姐姐。一些小玩意儿，香水什么的。你一定要收下，我的一点心意。”去参加婚礼，新娘子却要送礼给我，我糊涂得不知怎么办好。拿给丈夫看时，鲍尔又摇头叹气起来：“她来这儿带了四只大箱子，天哪，那么多东西。犯不着嘛，这儿什么都有，需要的话去买就行了。居然还带了一大包手纸！天哪，我们德国是如此之穷，连厕纸都没有，要从中国带来。”

我和先生差点没笑岔了气。晓莉起先跟着我们一起笑，后来马上又把我拉盥洗室，关上门说：“你看，你看，他就是这样地不领情。我尽可能地带些生活用品出来，熨斗呀、香波呀、首饰呀……在这儿多贵呀。我还都不是为了帮他省钱。他呢，钱嘛不拿出来的，只会说漂亮话。昨晚我一高兴送他一枚翡翠戒指，六千多人民币呀。哼，等会儿我去问他要回来。”

我一把拉住她：“姑奶奶，今儿是他的大喜日子，你再有气，先过了这阵子吧。”

她又给我看她的翡翠手镯：“你看，多好的翡翠。他才不会给我买呢，哼，那么贵的，他恐怕还买不起。”说着就褪下手镯放进首饰盒：“不戴了，没什么意思。他那帮亲戚懂什么，德国乡巴佬，还当我戴着塑料首饰呢。”我抓起她那金光灿烂的手，一下掳去了四个黄的白的戒指，压低嗓子叫“你至少得留着无名指呀，等一歇结婚戒指往哪里戴？”她似乎突然省悟过来，睁大了眼睛：“我真的要结婚了？！就这么算数了？！”随即嚎啕大哭起来。

我首先担心的是她脸上的妆。第一个反应是看手表，还剩十分钟我们一定得出发了，否则太晚了。

鲍尔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急急地敲着盥洗室的门：“晓莉！亲爱的，……”我把门开了条缝儿，探出头来解释：“没事儿，nervous，新娘子都会nervous的。”冲鲍尔挤出个笑脸，跟我先生使个眼色让他把鲍尔支走。

晓莉虽然哭得很伤心，却把脸上的妆给糟蹋掉，?底是纹眼线的好处呢。

我扳住她的双肩使劲地摇晃她，只恨不能朝这张脸打一巴掌：“STOP！象这种临结婚前大闹特闹的事儿，我只在上海的街头小巷见识过，丢脸！下作！可这是在德国，在科隆！你现在不单是个新娘子，你还是个中国人！请不要让外国人看咱中国人的笑话。听吗？”

“我不在乎！我不管！”晓莉此时大有耍泼的样子。一股怒火直冲我的脑门。我竭力控制自己，但还是使劲把她摁到在冰凉的瓷砖上，低沉了嗓门发狠地说：“我在乎！我是中国人！！”哭泣立刻停止了，她终于被镇住了。

于是我轻轻地搂住她，微微摇晃着身体，象母亲安慰着婴儿：“晓莉，其实我是很理解你的。这些天来，你是度日如年。由于语言的关系，没处解脱、诉说积郁。我的到来使你有了发泄的机会，所以如此放纵自己！

她终于平静下来。

我以最快的速度帮她补妆。拉开盥洗室的门，冲我丈夫喊：“走！现在就出发。”

人若有什麼事情做着就会冷静许多。我们准时到达市政厅。接下来宾主寒暄，晓莉象换了个人似的，彬彬有礼，美丽大方地对着摄像机镜头。

鲍尔倒是个心细之人，他特地请了个中文翻译，这样整个结婚仪式变得很有特色。但那笔昂贵的翻译费又惹恼了晓莉。临结婚前的那些日子是在不愉快中度过的。我想，自己是晓莉的话，是绝不会走到结婚这一步的。想着想着，不由自主地往老公身边靠紧了些。

婚礼正式开始前，新郎、新娘和证婚人先在隔壁小房间验明身份，然后仪式才开始。

我是晓莉的证婚人，紧挨着她的右边坐着，大家都有点忐忑不安。那个中文翻译是个香港移民，他非常严肃地一板一眼地说着广东普通话。为了显示气氛庄严，他的语气里带着浓浓的官腔。

晓莉忍不住了，噗哧一声笑出来了。接下来就有点乱套。中文翻译的自信心显然受到了打击，说话开始结结巴巴起来。晓莉愈发不能控制她的笑神经。搞得主持人市长大人有点莫名其妙。我用胳膊肘捅了她一下，轻声说：“严肃点。”她装着没听见。我不得不朝她耳语：“有没有搞错，这是你自己的婚礼，你在看谁的笑话？”市长大人向这边睨了好几眼，他一定认为我很无礼。我如坐针毡，脸上直发烧。

接下来是签字，签了许多张纸。我发现晓莉的英文名字前已冠上了丈夫的姓。终于听见市长大人说：“向你们祝贺……”

我一下子如释重负，才发现自己两手一直握着拳头，打开来一看，手心里握着的是潮答答的汗。

我慢慢地站起身，忘了Kiss新郎、新娘，拖着两条有点发麻的腿，摇摇晃晃地走出大门。阳光一下子刺入我的眼睛，竟有种虚脱的感觉。

大家热热闹闹地站在太阳底下留影纪念，然后步行去中国餐馆吃饭。那家叫“上海饭店”的中餐馆就在街的拐角处。



客人们轻松地有说有笑。眇着晓莉，我的神经又紧绷起来。晓莉端着盛满青岛啤酒的酒杯，大大地抿了一口，咽下了即将涌出的眼泪，那滋味，有点苦，带点甜，冰凉冰凉地，却燃烧着胃。这是我来欧洲以后，吃得最乏味的中国餐。……

以前晓莉的电话来得很勤，每次都是哭哭啼啼的：“对不起，姐姐。我知道打长途很贵，浪费老公的电话费。可实在熬不住了呀，想有个人说说话……”

突然竟有一个多月没了任何消息。我却纳闷了，不知她现在怎样了，依旧和老公天天吵架？直到昨晚梦见晓莉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今儿一早急急地打了电话过去，对方的录音电话一阵叽喳，也没听见晓莉的声音。我先是很有礼貌地用英语自我绍了一番，然后拉开嗓门说上海话：“晓莉！怎么没了音信，当你死了呢。”

晚上她回了电，声音平静温柔：“姐姐，你不是说凡事要忍着点吗，没什么大事就不打电话了。现在我们蛮要好的，我也不发牛脾气了。我还学会了烧几种德国菜……去夜校上德语课……关于科隆大学的申请……来玩奥，来吃饭，住几天……”

---

### 窗外的运河

=====

• 廖举红 •

我的房间里有一幅天然纯美的风景画，它朝夕变换，四季不同。那便是我窗外的运河和它周围的景色。

窗外的运河与我相隔只有一条公路，它与公路相伴，斜穿过窗前，延伸向远方。公路两旁，整齐地排站着两行粗壮的大树，运河对岸亦是大树及后面不知多深的丛林。于是这路，这树，这运河便成了镶嵌在窗前的变化的风景。

水总给人生命的活力，而窗外的运河，你竟离我这么近，与我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在这寂静的小镇，年已成为与我相依相知的好伙伴。

应比利时核能研究中心【SCK】之邀，我将在这里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刚来的时候。心情就象这里的天气。时常灰朦朦的。小镇虽远离都市的喧嚣，但这远离人群的静寂，却加浓了心中那份乡愁。于是，我时常徘徊在大树下。徜徉在你身边。冬末的树枝虽还是光秃秃的，但你却丝毫不显寂落，依旧悠悠荡荡地流淌着。静静地聆听着你拍打水岸的声响，似母亲用绵绵细语安抚我孤寂的心。从此，似乎与你有了份相知的默契。

繁忙的工作开始了。一切对初来的我都是陌生的。漂亮的女老板直率又性急，她极快的语速让我分明感到一种工作的压力。周围的同事们彼此都讲弗拉芒语，我就象个什么都不知晓的局外人。

带着份焦急和不耐，我又来到你身边。你依旧悠悠荡荡地流淌着，从从容容，坦坦荡荡，似乎对我说：“风自吹，水自流，但万事总有开头；一粒种子总要破土才会出芽的”。

于是，我象你一样自信，从容地上路了。主动适应，积极参与，很快就融入了工作的集体。当漂亮的女老板拿着一份份报告和数据，向我满意地说声“谢谢”的时候，我分明感到了一种真诚的鼓励。

春天来临的时候，我的心情也象阳光一样渐渐明朗了。窗外的运河，这样美好的季节，即使你养在深闺，亦无法阻挡你迷人的魅力。

你两岸，连绵的青草紧依着你，微风拂过，象你正舞蹈着的裙裾。你两旁枝叶繁茂将你的一泄春水映得翡翠般碧绿。沿着你的河面望过去，你远处弯曲的河道，犹如少女般迷人的身姿，使你更加楚楚动人，风姿绰越了。无法抗拒你的魅力，傍晚的时候常常依偎在你身边，尽情欣赏你。大自然亦是那么青睐你，喜爱你。它挥毫泼墨，将你嵌在它的杰作里。

晚霞映红天边的时候，也映红了你的脸。对面的树林也被染成了金色。似乎里面正发生着许多童话里的故事。你轻盈的脚步亦如孩子般的欢快，那活泼的感觉就象孩子们手握着蜡笔，尽情涂抹着它们的想象力。

空中积满阴云的时候，厚重的云彩压得很低，对岸已成了漆黑的、深不可测的茂密森林。此时的你也似乎凝固了。显得异常端庄、静穆，静得让我不感加快脚步，躲避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此时，你犹如一幅深藏已久、色彩浓重油画，那般的久远、静谧。

阴雨的日子里，透过绵绵的雨丝，看见你河面上生起薄薄的轻雾，雨丝在轻雾中飘荡，轻雾在雨丝中弥散，犹如杏花春雨的江南。若再有一撑着雨伞的春妇，真是一幅绝好的中国水墨。

然而，即便你有迷人的画卷，小镇依然太静僻了。一个独自远离故土的年轻人久居在这难免有孤寂的感觉。小镇似乎阻断了我的视线，所有的生活都是对过去的回忆。这样的心情，如遇一些不如意，有时会让人不知所措，甚至迷失了自己。

SCK 离小镇大约五公里，周围没有一家商店，也没有 bus 通向小镇。所以每周六都要用自行车到镇上载回一周的商品。

记得那是一个阴雨的周六，照例和公寓里仅有的另一个中国朋友到小镇上购物。回来的时候，东西多一些，清风冷雨中多次跳下车来，平衡自行车后面的货物。感觉非常狼狈、沮丧。总算回来了。我又来到你身边。透过模糊的视线，我凝视着你。我甚至怀疑是否该在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来到这里，象迷失的孤雁，远离人群，无人喝彩。忽然，我觉得你的水流越来越急，抬头望去，一艘货轮正迎面驶来。我第一次这么近看你行船。仅几十米宽的河面却似乎蕴藏这巨大的力量。将长长的货轮载得稳稳。船越驶越近，带着与水摩擦的声响，推出层层波澜。船后面翻腾的浪花似卷起的“千堆雪”。我从未体验过，一向沉静温柔的你竟有如此这般不寻常的气势。是啊，人生不会总是一道风景，不会永远风平浪静。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那样也是无益的。它会使生活索然无味。只有经历过波浪，饱受过风雨，你才会得到宝贵的人生阅历和财富，才能深切地领略到不同的，以至更美的人生风景线。

于是，不再思前想后，患得患失，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晨曦中，你目送着我，让我充满青春的朝气。  
暮色里，你迎接着我，让我感到家的安逸。

常常是最后一个离开空无一人的实验室。经过几十次的摸索，上百次的实验，而最终真的找到一个好条件，得到一个好方法时，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青春的充实和收获的喜悦！

渐渐地，我不仅只有你这样一位朋友，我还结识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朋友。他们亦如我一样喜爱你。每逢周末，我们相约着骑着单车去看不同河段的你。

小镇的人们亦是那么热爱你、欣赏你。在你的每段闸口（称 SAS），都有一个小酒吧。或售饮料、或售小吃及薄饼。于是，我们走累的时候，就在酒吧坐下来，享受着给你带来的美。小酒吧中，我最喜爱 SAS III，那是一条停靠在岸边的游船。坐在船上，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在你怀中荡漾，感受着你的温情和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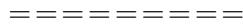
小镇的人们也用不同的方式喜爱你。爱动的人或一队队，或一家家，或三、两成群踏着单车徜徉在你身边。爱静的人在你身边的草坪上，或凝神垂钓，或静坐养神，或静卧阅读，你带给人们一片祥和、安逸。

噢，窗外的运河，你天天都那样悠悠地流淌着。有一天，我将离开你，不知在何时、哪里还会再见你？不过，人们常说大自然是我们每个人的朋友，我象不论在哪里，我仍会看见你的身影。到那时，你依然会给我慰藉、带我憧憬，催我奋进···



【报刊文摘】

我在美国海关受辱记



· 尹之铭 ·

本来，我已将一封向克林顿总统讨个说法的信件电传到美方朋友，由于彼岸那边的种种原因，估计这封信没能送达美国官方，甚至没变成总统先生能念懂的英文（汉语所写）。我曾试图通过美国法律机构和媒介寻求公理，却困难重重。

美方朋友和律师以及周围亲友劝告：“隔着太平洋打官司，只怕要赔进所有时间和精力，也未必能有个公正裁判，别把美国法律看得那么了不起，咽下这口气吧。”

于是也试图让那幕人格国格尊严遭受凌辱的阴影散去，以让自己投入繁忙的工作中去。

却不行。百余昼夜，它始终缠绕我，咬啮我的心，我觉得不公平。据知，这种野蛮事件不止我遭遇到，只是当事人往往不愿说与国人听，或无法去说。

要么申请避难，要么被拒入境

我于 1997 年 6 月 20 日上午大约 11 点（底特律时间）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 NW88 客机抵达底特律。入境处的一名移民官似乎心情不是很好，我由于时差，旅途劳累，语言问题和急着转乘去费城的飞机，便被指示去了一间大 office（办公室），后来一看，到这间大 office 里来的几乎全是我的同胞。过了好长时间，一位傲气十足的年轻白人移民官很不客气地将我带进一间小房间。我向他出示了合法签证的护照、入境表及美方 FRANKLIN 公司的邀请函，并回答了有关公务及其他问题。

这位年轻移民官似乎对那些合法证件及答问并不感兴趣。他严厉地让我脱掉衣服及鞋子，举双手面向墙壁，然后搜遍我全身，连鞋垫也撕开。这种情景我在影视片中见过，这多发生在罪犯身上。我想这也许是美国政府授予移民官的权利，至于它是否应该发生在一名正常合法的外国公民身上，手头没这方面的法律文本，我尽力保持平静，毕竟此刻我的脚踏在别人的国土上。

那位年轻移民官尽情发挥了他的极端权力后，将我随身背包里的物品全部倒出，然后撕开所有物品（包括可怜的牛仔包），但终没寻到什么能作为他采取不友善行为的依据。我向那位移民官说，我是以友好姿态来美国从事两国公司公务的合法入境人员，现在我又倦又饿，美方公司人员正在费城机场等候，如果没联系上将会很麻烦（飞往费城航班即将起飞）。这位年轻官员不予理会，似乎有意拖延时间，似乎下决心要为他的不友好寻到一个合理理由。

过了好长时间那位年轻美国人指着 I 随身带的省级新闻单位的工作证及记者证，询问我与公司的关系及身份。我通过一名女翻译（华裔）向他解释，目前中国改革开放，我所在的新闻单位及杂志社与其他公司合作，就如美国许多报刊也办公司以维持杂志的生存和发展，这种情况很正常也很普遍，我向他出示了各种资料文件，并将中国改革开放情况向他简述一二，希望他能了解一下中国，他不明白，也压根儿不愿明白，对我和女翻译给他看的足以证明我的身份和公务活动的资料毫无兴趣，似乎抱定了让我“有麻烦”的决心。

后来那位年轻移民官烦躁地离开了小房间，再进来时显得平静了些，接下去的话却让我惊诧莫名。他问我在中国是否遇到了什么麻烦，是否想离开中国，我有些狐疑，便说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我遭到了政治迫害便可以申请政治避难，这样便可以留在美国，否则将会被拒绝入境。我请他和女翻译再说一遍，确信这不是“海外奇谈”，便连说三声：“NO！”显出了一些我按捺已久的愤懑。我尚没弄懂国际公约和美国移民法上是否赋予了他和我这样的义务和权利。至少我在 40 多年生涯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国民在国境线上进出的机会和常识太少的缘故，但我对那位美国年轻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将两国间平等交往的中国公民一律视作“难民”的心态，大觉可笑而心烦，对他的或者“政治避难”或者“拒绝入境”二者只能择其一的说法很觉离奇，那种在国内休眠已久的民族自尊心大受伤害，向来引以为自豪的谦恭受到了责难。我的恼火变作了一种苦笑（我的确觉得那年轻人有点开“国际玩笑”），我对他说：你们美国公民到中国来正常交往时似乎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不懂你和我有什么理由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年轻人一直面无表情，继续重复他并非“玩笑”的说法。

我的语气无法再轻松，我对他说也许你太不了解今天的中国了，我在中国生活得很好，有家庭有孩子，兄弟姊妹也都有十分不错的工作和生活，妹妹办的私立学校望也有你们美国公民做教师，我热爱我的国家和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乐意同美国人民友好往来，我来美是受美方公司邀请进行正常公务，手续齐全，也没违反美国任何法律，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对两国间的友好往来不利。

那位年轻人仍是面无表情，仍然再三重复他那句冷森森的话，我也只能抱以冰冷：“我只可能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赴美办公事，而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方式进入美国。”

他又问了一个让我百思不解，近乎荒唐的问题：“那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到美国来？”

我愣了半晌，发现那位华裔女翻译对他的问题也不以为然，我对年轻的美国人说：“我弄不懂你这话的意思，我来美所要办的事你已清楚，我在费城办完事马上就回中国，国内许多事等着我做，我在美国一天也不会也不愿多呆。”我的心情完全被破坏了，实在不愿在别人的地盘上多呆一天，原有的游览一下这个神乎其神的国度的愿望也烟消云散。我对他说：“至于我为什么来美国办事，美国人为什么也去中国，这问题似乎没有足够时间让我们在这里讨论，飞往费城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那位年轻人离开房间，面带愠色。那位女翻译小心谨慎地与我谈话，很亲热，很拘谨。她说，看来他要找你的麻烦，没办法，你运气不好，算了，没意思，这种事在这里见了不少。

#### 肆意糟蹋

那名年轻移民官去办理其他事，好长时间才回来，将我的一只帆布包和一只旅行包提了进来让我打开，然后他便尽情地将箱里包里的所有物品取出来扔了满地，并将所有包装袋撕得乱七八糟，这些物品大部分是国内同事朋友委托转给在美亲友的，全被弄得一塌糊涂。我虽着急又气愤，但仍平静地说，如果我哪方面有问题，我可以协助你们履行职责，但你不应有意糟蹋这些物品。他不予理睬，继续进行，并将箱子和旅行包破坏性地撕破，似乎故意激怒我。我不发怒，任他破坏。显然他累了或也有些心虚，他没发现任何能证明他的行为正确的依据。他又出去几次，后来进来说，箱子上有个行李发往地的什么小纸标签不见了，硬说是我藏起来了。我哭笑不得，说，什么纸标签，它能说明什么，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我藏它有什么意义？他又重新搜我全身，吼叫道，如果找不到纸标签就把所有物品都毁掉。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白人会吼出如此没有教养的话，会那样的骄横无理，我脑子里所具有的对老美的文明程度的印象，首次遭到了袭击。

这个年轻人出去喊进一个也是年轻白人的移民局人员，那家伙将我已捡好的物品一件件拿出来往地上四处甩，又一件件举在我的面前挑衅性地进行撕扯破坏践踏蹂躏，脸上绽着嘻笑。

就这样，他们一会儿让我收拾物品，一会儿又将物品甩满一地，如此反复进行了四次，所有的物品文件及证件被糟蹋得一塌糊涂，已无法收拾，我已疲惫不堪，而且饥饿难忍，我已被折腾了近七个小时。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在飞机上饮食难以习惯吃不下去），赴费城飞机也早已起飞。

我发现我的箱子被撕破，朋友托带的化妆品之类瓶罐无一不破损，贵重中药、茶叶、字画、文件、证件、衣物通通被糟蹋、污损、毁坏，崭新的衣物被撕破、玉石手镯破碎，用塑料袋和信封装的数条金利来领带、首饰盒丢失（物品和箱子被运至北京时才发现，物品一直搁置无心清点。）

他们的野蛮行径令我震惊，我对他们说，开始我认为你们在执行公务，现在我很清楚你们的行为已严重侵犯了人权，褫夺了你们的职权，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寻到任何证明你们粗暴行为正确和拒绝我入境的证据，开始你们反复纠缠“政治避难”问题（长达30多分钟，反复数次）本身就对我的人格尊严构成了侵害，你们无法解释你们今天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你们作为国家执法人员的形象。

我请求与美方公司通话，请求与能说理的人员对话，我想哪国法律都赋予我这些权利，他们说我没任何权利，连听证会的权利也没有，打电话的权利也没有，不受法律保护。

两个年轻白人又走进房间时，我对他们说，我太饿了，能不能弄点东西来吃，他们头也不回走了出去，那位华裔女翻译让我给钱她帮我买了一只三明治，我十分感谢，女翻译对我说，你今天让他们下不了台，他们可能会拒绝你入境，否则入境后，你会通过律师找他们的麻烦，请求赔偿，我说我已毫无心情在美办事，但我要维护我的人格尊严，要他们为今天的行为负责。

那名讯问我的年轻白人再次进来后。说作一次最后正式讯问，并让我一起举手向上帝宣誓。我对他说，我所做所为都符合法律和上帝的条例，我出生干基督教家庭，按照教义所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同时，我愤愤对他连说三遍“I am a very good people of China!”（我是中国的优秀公民）我说，你和我都要为今天的行为在法律和上帝面前承担道义和法律责任。

我如实回答了他按程序提出的所有问题，但后来发现我的某些合理解释、要求和对他们行为的指责并未作记录，我要求加进去，他说没时间了（后来得知他要赶往华盛顿办事），这时大约是下午6时左右，最后他问我如果离开美国准备到哪儿去？我说除了中国我哪里也不想去。他说你回到中国会有什么样的麻烦？我说，中国对于我没有任何麻烦，只是你们今天的行为已经损害了一个外国会法公民的精神和物品，使两国公司的业务以及资金造成极大损失，我无法交代，这应由你们承担责任。

### 使用暴力强迫盖手印

讯问完毕后，他匆匆离开底特律海关，后来进来的是那名起劲破坏我的物品、在我眼里像流氓似的白人青年，他对我说，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一张表上签字，可以自行离境，再于其他时间或其他地方入境，如果我不同意，便会被强制五年拒绝入境，当时我便想这个法制国家，原来也有人治之虞，随心所欲，可此可彼。见移民官员们急着收摊下班，我便对那年轻白人说，请给我几分钟时间，我需要知道表上写的是什么，还需通知一下美方公司，否则那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会很着急，那位满脸流气的家伙说不可能打电话，也不用知道表上写的是什么，他不容我考虑，匆匆走出去，然后拿了几份材料进来让我签字盖手印，材料上印着密密麻麻的字，我精疲力竭，脑乱如麻，看不清弄不懂，女翻译也已离开，我请他宣读解释一下，我说，我至少有权知道我在一种什么材料上签字，他说我不需要弄清，他有办法让我盖手印，他喊进一个白人（一位黑人移民官经过房间避之而去。我猜并不是所有移民官都具有同类德行，后来所见证实了我的猜测），他们一人一边，粗暴地架起我的胳膊使劲扭动，我愤怒之极进行挣扎，他们暴跳如雷，用另一只手在我腰部殴击，我孤立无援，大声抗议，这时一位年长的华裔女办事员路过，对我说了一句古老的汉语“好汉不吃眼前亏”，又怯怯对我说：“他们年轻人什么事都敢做，你离开这里后可通过法律解决。”

当我在遭受这一切非法待遇时，美方公司人员正与底特律机场移民机构焦急联系查询我的下落（下午6时余），而移民局办事处人员却公然撒谎说我已离境，其实当时我正在office，8点55分才离开，美方公

司人员说他们急等我过去办理公务，一切手续合法，如果有什么问题他们可以来人或通过律师解决，这是美国法律最基本的条例，而移民局办事处人员说，人已走了，很遗憾。当初那位年轻移民官曾同我一起向上帝发誓，两人都要在上帝面前诚实，看来他们不但对法律不忠实，连上帝也没有放在眼里。

已是下午 7 点多钟，我一分钟也不想多呆，我走出房间对移民局办事处人员说，请立即联系飞中国北京的航班，越快越好，他们说只有 9 点飞阿姆斯特丹然后转飞北京的航班。

移民局办事处已人去楼空，竟忘了交待航班的事，临近 9 点我催问一位机场人员，他匆匆联系，来了一位航班机长，带着我飞奔机场，飞机引擎已发动，机上的空姐向我投以微笑，不同国籍的乘客轻轻鼓掌和举手致意，我向他们致以“Sorry”和“Thanks”。

从飞越太平洋又跨大西洋，我大半时间置身在白昼，黑夜只是短暂一瞬，我脑子很迷乱，已弄不清时差只知此刻顺着地球往东飞行。

机舱里人情弥漫，我在迷迷糊糊中（已二十多个小时没合眼），觉得渐渐从一场噩梦中逃出来，尤其在荷兰客机上、阿姆斯特丹海关和十分现代化的候机大厅，那些彬彬有礼的小姐先生和各司其职极有素养的人员所给予的礼遇，那种各色人种之间充满友善的交流与那高度的物质文明相互映衬，琴瑟和谐，我备觉人格尊严的回归。

回到北京，我仿佛阔别故乡多年归来，见到十分熟悉的接着“北京”大字的海关和候机厅，心里有种从未感受到的庄严感，眼里竟转动起热泪。

很想大哭一场，我却冲着每个人都真诚微笑。

#### 如何寻求帮助？

美方公司及彼岸亲友在电话里对我说，美国大多人文明程度是较高的，他们也厌恶少数人尤其是执法机构某些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思想和滥用职权行为，在某些海关发生非法对待合法中国公民的事件并不鲜见。而中国公民不知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也有少数人以人格尊严换取同情，更让人增加歧视），事后如通过官方和法律机构进行控告，却有诸多困难，如果通过美国媒介，可以将这类丑闻公之于世，但当事人身在异国谈何容易，而且深受传统思想熏染的中国国民，往往不事张扬，忍字为先，致使某些践踏人权者有恃无恐。

在国内，我不知这类国际性民间交往遭受非法侵害的事件该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进行控告，一直寻求法律依据和答案（很希望得到有关人士的释疑和帮助）。

选自 1997 年 12 月 19 日《南方周末》头版

---

拒绝融化

====

• 王 俊 •

潘美辰好久没唱歌了，因为她发现中国足球比她更加拒绝融化。对于老进军不了世界杯而又老总结不出结果的那种足球，比潘美辰更像一颗拒绝融化的冰。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中国足球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术语：“定位、二流、实话实说、初级阶段”。与其陷在这个圈里整不明白，不如到三里屯随便找个酒吧，吹两瓶啤酒，谈几句人生，听一首张惠妹的《你是我的姐妹》。

在这个冬天，有些人在“总结”，有些人在“定位”，有些人在“实话实说”，有些人在“二流”与“一流”之间努力去找北。也有些人在保组、在转会、在盘算着把谁给听到甲 B。

在这个冬天，更有些人在生活、在喝酒、在挣钱，在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新想法。同时，冷不防再去瞥一眼中国足球，它还在那儿拒绝融化，它还在那儿沉闷地总结。看来，1998 年美好的新岁，中国足球又要在总结声中度过了，中国足球就这么着要进入 1998 年了。

真没情绪，烦。足球是多美的事情，但中国足球就没给你带来幸福感。

又想起了古力特那句“大雪击打着我们的眼睛”，宁可被大雪击打而不要去看中国足球。

似乎，整个世界一夜之间把中国足球抛弃了，洲际杯打得火热，32 强计划着热身，马赛盛大的抽签典礼让我们空饱眼福。唯有中国足球，在辉煌的世纪末，寂寞地做着总结。

也许，跟“总结”结下不解之缘的中国足球，会扔出几句掏心窝子的大实话。

选自 12 月 18 日《足球》

---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 秦 阳 | {yqin@vub.ac.be}       |
| 网络发行：   | 新鲁汶大学    | 杨生俊 | {syang@pred.ucl.ac.be} |
| 读者技术咨询： | I M E C  | 高 腾 | {teng.gao@imec.be}     |
| 本刊主编：   | 让布鲁农学院   | 王绍金 | {wang@fsagx.ac.be}     |

---

订阅（或停订） 请联系：syang@pred.ucl.ac.be  
《留比通讯》 www 地址：http://pca.pred.ucl.ac.be/lbtx.html  
或：http://wcc.ruca.ua.ac.be/~ucsa/  
FTP 地址：ftp :ftp.fsagx.ac.be/pub/wang/lbtx/

---